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钻石豪门



世界知识出版社

钻 石 豪 门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吴妙发 傅绪昆 李 虹 译
吴妙发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Sidney Sheldon
MASTER OF THE GAME
Warner Books, Inc., New York, 1982
据纽约华纳图书公司1982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马可铮 贾叙春
封面设计：肖 显

钻石豪门
〔美〕西德尼·谢尔顿 著
吴妙发 傅绪昆 李虹译 吴妙发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6.75 字数：370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2-0109-9/I·25 定价：5.50元

译者的话

由于工作和喜爱美国文学的关系，我经常寻觅和翻阅一些美国现代文学作品。阿历克斯·哈利（《根》）、乔伊斯·卡罗尔·奥茨（《他们》）、巴巴拉·泰勒·布雷德福（《一个真正的女人》）、格雷厄姆·马斯特顿（《血腥世家》）、西德尼·谢尔顿（《血缘》、《假如明天来临》、《钻石豪门》）等人的名字经常在我的脑际闪现。他们洞察社会弊端的真知灼见、淋漓酣畅的细微刻画、驾驭情节的精心构思以及把美国口语运用于文学作品的娴熟技巧有力地吸引着读者，他们是当今美国纪实文学（或称暴露文学）的一批有才华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一扫美国色情、凶杀文学的恶浊空气，为人们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如果说《草原小屋》的作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美国人在19世纪30年代开发西部、艰苦创业的质朴的西部风情画，那么上述这些作者则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当今美国社会光怪陆离、阴暗堕落的宏大画卷。这些作者通过各种故事的叙述，或令人深思，或使人激愤，或催人泪下。所有故事的焦点无不集中于美国这个金元帝国灯红酒绿的帷幕后的冲突、情杀、悲惨、荒诞和淫乱。本册作者西德尼·谢尔顿便是其中一位，美国读者熟悉他，中国读者也喜爱他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他的作品是我们了解现代美国社会的一面镜子。

西·谢尔顿是近期崛起的美国纪实文学（暴露文学

一位杰出代表。他在不长的时间内，创作了近二十来部小说，笔触所至，涉及美国社会不少阶层的人物，为我们描画了各种各样的脸谱：有风度翩翩而道德沦丧的医生，有衣着入时而凶狠毒辣的跨国公司大老板，有道貌岸然、手段卑劣的政界要人；也有金发碧眼、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女律师、女强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也有作者倾注同情的铁骨铮铮的反对种族歧视的黑人斗士。作者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最近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好友告诉我，不少美国人对西·谢尔顿怀有好感，为他笔下的人物而感动，而愤慨，认为他的书的确切中美国社会时弊。看来，这个信息是我们在评价西·谢尔顿时可供参考的重要依据。当然，西·谢尔顿同当代美国纪实文学（暴露文学）的其他作家一样，观察问题受其社会和个人的种种局限，不可能道出美国现代社会种种痼疾的根源，更不可能指明出路。他的作品中也有不少自然主义的描写；由于过于追求情节生动，形象的塑造也时有雷同之处。尽管如此，他的创作仍有不少引人注意的特点，值得研究。

西·谢尔顿的创作态度严肃，观察力敏锐，善于把握作品主题，逼真地写出一则则绘声绘色的动人故事。就《钻石豪门》而言，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男主人公为挖掘钻石，历尽艰辛，几经险境，眼看失败不可逆转时却又绝处逢生，终于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大阔佬。在男主人公进入顶峰时期却又突患中风告别人世。女主人公继承丈夫事业、准备挑选长孙女为钻石帝国的掌管人时，却发现她是一个生性下流、品质恶劣的女恶棍……每一处关键性的情节都紧紧地扣住人们的心弦，或使人顿足，或使人叹息，或使人深思。艺术的力量所在，也是作家的匠心所在。

谢尔顿擅长于人物的心理描写。《钻石豪门》就有两处令人回味无穷。一处是，男主人公在挖掘钻石时，生与死、成功与失败、光荣与羞辱在他心中激烈搏斗，使读者为之心潮起伏，唏嘘不已。另一处是年达九旬的女主人公在豪华的客厅举行盛大的生日招待会，照理说，儿孙满堂，荣华富贵，她应该是踌躇满志，其实不然。她仪表雍容华贵，高傲冷漠，内心却展开着激烈的争斗。一方面死去的亲人们的鬼魂向她诉说着艰辛的昨天，盼望这个钻石王国后继有人；另一方面，不肖孙女却曾诅咒她早日升天，以攫取巨大的财富。这一切使行将入木的女主人公无限感喟，心寒意冷。作者对人物这一心理的把握与刻划，可谓恰如其分。

最后，西·谢尔顿也是一位描绘风景和刻划人物的高手。在《钻石豪门》中，南非广阔土地、各种禽鸟的描绘，使人有如身临其境。我想，一位出色艺术家笔下的风情画也不过如此吧。对黑人斗士班达的描述，寥寥几笔，使一位富有同情味而又意志坚强、胸怀宽广的形象跃然纸上。这种形象出现在美国小说中为数不多，除《根》的男主人公外，恐怕这也要算是成功的刻划了。

应该指出，两次大战后，美国社会更加发达了，国力也更强了；与此同时，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得更加深刻了，更加广泛了。由于美国当权者以及各种机构，如工会、福利组织等采取种种缓解措施，使痼疾或掩盖，或减轻，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美国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事物。可贵的是，美国现代作家包括西·谢尔顿在内，看到了这些问题的某些侧面，运用富有文采的笔触予以描绘和揭露，使他们的创作接连引起了轰动。把《钻石豪门》置于上述背景下来阅读，可能会得益更多。如能收到这样的效果，译者翻

译此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由于译者知识、语文水平有限，译文疏漏不当之处，敬请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吴妙发于1988年春节前夕

“于是胸中产生一种激情，它主宰全身心。
象亚伦的一条蛇①，吞噬其他一切。”

——亚历山大·蒲柏《人论》②

“钻石富有抗击强度，可使铁锤一分为二，甚至铁砧本身也要替换。钻石的威力坚不可摧，大自然的最猛烈的两种暴力铁与火对它都无可奈何，然而公羊血却能予以破坏。但是，钻石必须浸在新鲜热血之中，即使如此也还需要多多加以锤打冲击。”

——老普林尼③

① 亚伦是基督教《圣经》中人物，摩西之兄，犹太教第一祭司长。亚伦的魔杖上盘绕着一条蛇。——译者

② 蒲柏（1688—1744），英国著名诗人。《人论》是一首哲理诗，它反映了当时上层人士中流行的哲学信念。——译者

③ 老普林尼（23—79），古罗马作家；所著只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博物志》传世，它是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总汇。——译者

目 录

楔 子	凯特 1982	1
第一部分	杰米 1883—1906	6
第二部分	凯特和戴维 1906—1914	175
第三部分	克鲁格—布伦特有限公司 1914—1945	229
第四部分	托尼 1946—1950	261
第五部分	伊美和亚历山德拉 1950—1975	333

楔 子

凯 特

1982

大舞厅里挤满了她所熟悉的许许多多鬼魂，他们都是来为她的生日庆祝会捧场的。凯特·布莱克韦尔看着他们和有血有肉的人们混杂在一起。在她的心目中，这真是一幕梦一般的幻景：来自另一时代另一世界的这些不速之客，和那些系着黑领带、身着闪闪发光的长袍晚礼服，心中毫无疑念的应邀来宾们一起在舞厅里翩翩起舞。在缅因州达克港锡达山庄的这次家族舞会上，有一百人参加。“这还不算那些鬼魂呢！”凯特想，心中不免有几分惆怅之感。

她是一个苗条、娇小的女人，高贵的姿态使她看来要比实际的身材修长得。她有一副令人难忘的面容，腰板挺得笔直，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和倔强的下巴，使人一看就知道她是苏格兰人和荷兰人的混血后裔。她原先有一头黑色秀发披在双肩，而今头发已呈银灰，但配上她那一身乳白色的天鹅绒礼服，以及上了年纪的人少有的润滑肌肤，还真有几分动人之处呢！

“没想到我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凯特·布莱克韦尔在沉思。流逝的年华岁月跑到哪里去了呢？她凝视着那些正在跳舞的鬼魂。“他们都了解过去。他们都曾经身临其境。他们以前是那些岁月的一部分，是我的一生的一部分。”她

看到了班达，瞧他那脸儿长得黑黑的，一副喜气洋洋、颇为自得的样子。她还看到了身材高大、年轻漂亮的戴维，亲爱的戴维。当年她与他初恋时，他就是这副模样。他正在向她微笑。她想，“快了，亲爱的，快了。”她曾经多么希望戴维能活到他亲眼看到曾孙子的那一天啊！

凯特的眼睛在大厅里搜索着，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他站在交响乐队旁边，专心致志地看着那些乐师。他长得格外英俊，约摸八岁，一头浅栗色头发，穿着黑天鹅绒上衣和格子花呢裤子。罗伯特与挂在大理石壁炉上的高祖父杰米·麦格雷戈的肖像相比，真是长得极象，仿佛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罗伯特好像感觉到她正盯着他看，于是转过了脸。凯特伸出手指向他打了个招呼。她的戒指上镶着一颗光辉耀人的二十克拉的钻石，这是她父亲一百年前在沙滩上挖出来的。钻石在枝形吊灯下发出诱人的光辉。当罗伯特穿过跳舞的人群向她走来时，她欣慰地注视着他。

“我已经老朽了，”凯特想，“他却代表着未来。总有一天，我的曾孙将掌管克鲁格一布伦特有限公司。”他走到她的身边，她腾了一点儿空让他在身旁坐下。

“您生日过得愉快吗？曾奶奶。”

“很愉快。谢谢你，罗伯特。”

“交响乐队是头等的，可指挥却糟透了。”

凯特瞧了他一眼，迟疑了片刻之后，额头上的眉毛舒展开了，“嘿，我捉摸你的意思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好指挥。”

罗伯特启齿向她微笑了一下。“是的。您看起来一点也不象九十岁的人。”

凯特·布莱克韦尔大笑了起来。“只有同你在一起，我

才觉得我不象九十岁的人。”

他悄悄地把手放在她的掌心里，两人安详地坐在那里默默不语。他们的年龄相差了八十二岁，而这差距却使他们互相吸引。凯特转过身子看着正在跳舞的孙女。毫无疑问，孙女和孙婿在舞厅里算得上是最漂亮的一对儿。

罗伯特的母亲看见儿子和曾祖母坐在一起，不由自主地想道，“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她总也不显老，任何人也猜不出她所经历过的一切。”

乐曲停止了，指挥说：“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请我们年轻的主人罗伯特为大家演奏。”

罗伯特把手从曾祖母的掌心里抽出来，站了起来，向钢琴走去。他在钢琴前坐下，脸上一副严肃而专注的表情，抬起手在琴键上弹了起来。他演奏的是斯克里亚宾的曲子，乐曲仿佛象月光下水面上的粼粼碎波。

他的母亲倾听着，心想：“他可真是一个天才。他成年后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不再是她的宝贝，而将属于全世界。罗伯特演奏一结束，周围响起了热烈而赞慕的掌声。

晚宴早已准备就绪，将在室外举行。大花园里张灯结彩，到处挂满缎带和气球，一副过节的样子。乐师们在走廊里演奏着音乐，男女佣人在餐桌前你来我往地忙碌着。他们不声不响，动作干净利落，不一会儿桌子上摆满了名酒佳肴。晚宴上宣读了美国总统的电报。一位最高法官向凯特祝酒致意。

州长致词赞扬她“……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杰出的妇女之一。凯特·布莱克韦尔向全世界几千个慈善机构慷慨解囊，这已成为令人倾慕的传奇。布莱克韦尔基金会还向五十

多个国家的保健和福利组织捐献了大宗款项。我在这里愿引用已故的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一句话：‘从来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把这么多的功绩归之于一人。’我能结识凯特·布莱克韦尔，深感荣幸……。”

“见鬼去吧！”凯特想。“没有人了解我的底细。他说这番话好象他是在谈论一位圣人似的。如果他们真正了解凯特·布莱克韦尔，这些人又会说出怎样一番话来呢？我是窃贼的孩子，不到一岁就被绑架了。如果让他们看看我身上的枪伤，他们会作何感想呢？”

她转过脑袋，看了一眼那个曾试图杀死她的男人。凯特的眼睛从他身上移开后，又盯住那个头戴面纱、站在阴影中的女人。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凯特知道州长已经结束了他的演讲，正向宾客们介绍她。她站起身来，看到了成群的宾客。她讲话时，声音坚定而有力。“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年长。尽管今天的青年人会说这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活到这样的年岁，我感到高兴。否则，今天我就不会和在座的亲爱的朋友们相聚一堂了。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是从遥远的国家来到这里和我共度今宵的。你们旅途劳顿，一定很累了，因此你们不可能每一位都象我一样精力充沛，这一点我理解。”大厅里响起了一阵笑声，他们向她鼓掌。

“谢谢你们为我安排了这么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谁想休息的话，就请自便，房间已经准备好了。不想休息的，舞厅里还有舞会恭候着各位。”这时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建议，大家还是在被我们这里有名的缅因州雷雨浇湿以前到屋里去吧。”

此刻，宴席已散，舞会也告终了。宾客们纷纷离去，只

留下凯特孑然一人，伴随她的是住宅里的鬼魂们。她坐在书房里，回忆着过去，突然一种沮丧的情绪涌上心头。“现在没有人会叫我凯特了，”她想。“他们都已经逝去。”她的世界已经动摇了。朗费罗不是曾经说过，“相思树在夜晚总是发出令人肝肠欲断的声响”吗？她不久就将步入黑暗，但是现在尚未到这一步。“我还要完成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凯特想，“戴维，耐心一点儿。我很快就能和你在一起了。”

“奶奶……”

凯特张开了双眼。全家都走进了房间。她逐个看着他们，眼睛象一架精确的照像机，什么也没有漏掉。“这是我的骨肉，”凯特想。“这是我将永存的象征。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奇形怪状的人，另一个是精神病患者。这一具具有布莱克韦尔家属的骨骼！难道这就是那些充满希望、痛苦和磨难的岁月所带来的最后结局吗？”

她的孙女站在她的旁边。“您好吗？奶奶。”

“我有点累了，孩子们。我想我该睡了。”她站了起来，朝楼梯走去，就在此时，一阵响雷和风暴突然袭来，大雨象机关枪似地劈劈啪啪拍打着窗户。全家注视着老奶奶登上楼梯顶端，她身板还是挺得笔直，一副雍容华贵的气质！天空中闪过一道电光，紧接着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雷声。凯特·布莱克韦尔转过身子又瞧了他们一眼，带着她祖先的口音说：“在南非，我们通常管这个叫惊雷。”

过去和现在再一次混淆在一起了。她沿通往卧室的甬道走去，周围是她熟悉的亲切的鬼魂。

第一 部

杰 米

1883—1906

1

“上帝，这是真正的惊雷！”杰米·麦格雷戈说。他是在苏格兰高原地带所特有的狂风暴雨中长大的，但是他从未亲身经历过象这样狂暴的雷雨。下午，天空中又突然飞沙走石，顷刻之间白昼变成了黑夜。炽热的闪电——惊电，南非的白人这样称呼它——划破了混沌的天空，接着又是雷声和暴雨。瓢泼大雨敲打着陆军的帐篷和锡皮小房子，把克里普德里夫特镇肮脏不堪的街道变成了许多条泥泞的溪流。天空响着天崩地裂般的雷声，一个接着一个，象大炮向天上开火一般。

用粗砖建成的小屋顿时变成一摊烂泥，杰米·麦格雷戈赶紧躲在一旁。他怀疑克里普德里夫特镇能否存在下去。

克里普德里夫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镇。它是一个由许多乱七八糟的帐篷组成的村庄。无数的帐篷、锡皮小屋和货车沿着瓦尔河畔挤作一团，居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虎视眈眈的冒险家。他们都被同一猎物——钻石——吸引到了南非。

杰米·麦格雷戈是这些冒险家中的一个。他不到十八岁，英俊魁伟，一头浅栗色的头发和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富有魅

力，讨人喜欢。他生性随和，是一个乐观的小伙子。

他离开了父亲在苏格兰高地的农场，跋涉近八千英里，经爱丁堡、伦敦来到开普敦，现在又到了克里普德里夫特。他放弃了他和弟弟、父亲共同耕作农场所应分享的权利，对此他一点也不感到后悔。他清楚地知道，他将得到成万倍的补偿。他也知道他抛弃了唯一的生活保障，来到这块遥远孤寂的地方，是因为他做梦也想成为一个富翁。杰米不怕艰苦的劳动，可是耕作那个靠近阿伯丁的遍地岩石的小农场，得到的报偿是微乎其微的。他和兄弟姊妹们起早摸黑地劳动，可是，他的双亲、姐姐玛丽和兄弟却好象没有看到这一点似的。有一次，他逛了爱丁堡的一个集市，见到了许多只有钱才能买到的奇妙的好东西。当你身体好的时候，钱能使你生活得更舒坦；当你身患疾病的时候，钱能满足你的许多需要。杰米看见很多朋友和邻居在贫困中挣扎，最后悲惨地死去。

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听到南非钻石工人挖出钻石时的激动心情。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就是在那里找到的。钻石就埋藏在沙子里。人们谣传说，南非整个地区都有宝藏，正等待人们去开发。

一个星期六晚饭以后，他向全家透露了这一消息。杰米讲述这一消息时，全家坐在那间简陋的木头厨房里，围坐在一张没有抹过的餐桌旁。杰米的声音有些羞涩，但同时也得意。“我准备到南非找钻石去。下个礼拜就上路。”

五双眼睛在盯着他，好象他发疯了。

“你要找钻石去？”他的父亲问道。“你一定疯了，孩子。这完全是神话——是魔鬼诱人不好好干活的手段。”

“为什么你要告诉我们到那里去挣钱呢？”他的兄弟伊

恩问道。“这要走半个世界的路呢！你又没有钱。”

“如果我手头有钱，”杰米反唇相讥道，“我就不去找钻石了，为什么还要去呢？那里的人都没有钱。我和他们在一起是完全平等的。我有头脑，身板也结实。我不会失败的。”

他的姐姐玛丽说，“安妮·科德会伤心的。她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你的新娘，杰米。”

杰米很爱他的姐姐。她只有二十四岁，可看上去象四十岁。她一生中从未买过一件称心的东西。“我要改变这种境况，”杰米已下定了决心。

他的母亲一声不响，端起剩有牛杂碎的大浅盘，绕过他们走向厨房里的铁制洗涤槽。

那天夜里，她来到了杰米床边。她把手轻轻地放在杰米的肩上，一股力量注入他的全身。“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吧，儿子，我不知道那里是否有钻石；不过，如果说有的话，你一定会找到的。”她从衣襟里取出一只破旧的钱包。“我攒下了几磅钱。你不要对其他人提起。上帝保佑你，杰米。”

他启程去爱丁堡时，他的钱包里装着五十英镑。

去南非，路途艰辛，杰米·麦格雷戈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才走完这一段旅程。他先在爱丁堡一家工人餐馆当招待，这为他的钱包又增加了五十镑。接着他来到了伦敦。伦敦是个大城市，人口众多，市声鼎沸，还有一小时走五英里的公共马车，这些景象顿时使他惊呆了。那里到处都是气派十足的出租马车，上面坐着漂亮的的女人。她们头戴大帽，身系长裙，脚着秀丽的扣子很高的鞋子。那些小姐太太们从马